

缘分天空

萧军与萧红

萧耘建中 编著

权威照片首次披露思旧雨
父女真情再叙沧桑话萧红

团结出版社



萧军与萧红

萧耘
建中
编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缘分的天空:萧军与萧红/萧耘,王建中编著. —北京:团结出版社,2002.11
ISBN 7-80130-643-0

I. 缘... II. ①萧... ②王... III. ①萧军(1907~1988)一生平事迹
②萧红(1911~1942)一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68961 号

出版: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电话(010)6513.3603(发行部)6524.4792(编辑部)]

<http://www.tjpress.com>

<http://www.tuanjiebs.com>

E-mail:unitypub@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东方印刷厂

开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12.25

字数:100 千字

印数:5000 册

版次:2003 年 7 月 第一版

印次:2003 年 7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ISBN 7-80130-643-0/K·173

定价:23.00 元(平)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差错,请与本社联系)

写在前面

萧耘 建中

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于广大的文学爱好者而言,“萧军与萧红”的名字以及他们多舛的命运,始终就没有游离开人们的关注与视线:

他们是革命文化的主将——鲁迅先生——的忠实弟子;

他们是著名的抗日小说《八月的乡村》、《生死场》的作者;

他们是有才华、有希望、屈指可数的左翼青年作家——恰如两颗耀眼的新星!

他们各自有着“传奇般”的坎坷经历为读者们所瞩目;

他们是患难与共的知心情侣,令人羡慕的一对作家夫妻;

然而,他们最终却分了手:一个前往革命圣地延安,一个湮没在了战乱中的香港……

萧红“命短”,仅仅活到了31岁,而勤奋的她,仍为后人们留下了近100万字的作品;

萧军虽横遭32年沉冤,仍努力地为后人留下了近600余万字的作品,以81岁高龄逝于北京。

80年代初,沉寂了几十年的“萧军与萧红”,突然间被一股“萧红研究”的“热潮”从国外到国内,又从海内到海外,滚滚而来滚滚而去地涌动了起来!而随着这“萧红热”的泛起夹带而来的所谓“知情者”、“钩沉者”便哄炒起——“轶文”、“传说”、“绯闻”、“故事新编”之类,混乱着人们的思绪……。对于这些“现象”,萧军先生沉重地说:“……伤害一个作家的心,不仅仅是伤害到他个人,他的家属,他的亲朋,更重要的伤害到他千千万万

个广大读者的心啊！”

他讲道：“……至少我发现并拯救了一个未来出色的女作家。六年中，我所付出的代价与辛苦，我所经受的内心苦痛与牺牲，又有谁能知道？！就因为我始终是一个强者！！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所承诺过的一切，我从不诉苦，也从不发牢骚。可以说——我与萧红，是偶然地相遇，偶然地相知，偶然相结合而必然分开的‘偶然姻缘’。1938年，我们永远分离的历史渊源，其实早在这结合的开始就已经存在着了，历史已经做了证明：终于，她去寻找了她想要寻找的人！毁灭在了战乱中的香港……”

关于“萧军与萧红”我们总希望得到一个更理念化的结论，而接触到的老辈朋友们几乎众口一辞：

◎“萧红和萧军在一起，可以说，什么都不用忧愁，萧军都挡了。就因为他这个人太刚强，自觉不自觉地会使萧红感到受压抑、伤到了自尊，‘伟大不起来’……，军校出身的萧军一直就想参加游击队打日本，如果他去了，丢下了萧红——那萧红她就完了！萧红她自己也是知道的……”

◎“萧红也有她自身的弱点：不敢正视自己的缺点和失误又很任性，不肯听‘劝’……一切是为了自尊，即使是在生命最后的44天里，对日夜守护她的骆宾基，也‘避开了或疏忽了在与萧军1932年秋，第一次于道外那个二层楼的旅馆相遇时，已经是一个待产的孕妇这一情节……’以至使骆宾基在病床前听她所倾诉时竟误以为

萧红在哈尔滨生下的那婴儿是‘萧军之女’。他根本不知道在萧红认识萧军之前还有个姓‘汪’的‘未婚夫’坑骗了她，陷她几近于‘灭顶之灾’……”萧军是她那段“历史”的见证人。

◎“此时此刻的萧红如果说她有满腹经纶和旷世奇才的话，那也只能说是潜在的。”

◎“正是萧军给了萧红做人的尊严，生活下去的勇气，开创了新生活的希望……”即使萧军从没有意识到以什么姿态“自居”，而男子汉大丈夫本能的、保护式的、“英雄主义”的一举一动却会有意无意地让敏感的萧红受到了“伤害”……

生命的最后时刻，萧红想到了萧军：“如果三郎在重庆，我给他拍电报，他还会像当年在哈尔滨那样来救我吧！”面对自内地抵港即去探视她的胡风，她也欣喜异常地说道：“我们一起来办个大杂志吧！把我们的老朋友都找来写稿子，把萧军也找来。如果萧军知道我病着，我去信要他来，只要他能来，他一定会来看我帮助我的！”

然而，此时的萧军正在延安，已经有了一双儿女，以“生的坚强”努力地为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翻身拼搏着；萧红却在战乱中香港玛丽医院的病床上进行着“死的挣扎”。胡风慨叹道：“我去看了一次萧红，无论她的生活还是精神状态，都给了我一种了无生气的苍白形象，只有谈到将来……把萧军接出来，住在一起共同办一个大刊物时，她的脸上才露出了一丝生气……”

关于萧红的事,几十年来萧军都在尽心尽力地做,也鼓励我们去做,鼓励一切热心于萧红研究的人去做,这确实花去了他若干的精力和感情!他说“萧红毕竟是对祖国和民族有过贡献的人,值得为她去做。”

70年代中期,当终于寻找到了萧红青年时代的好友——李洁吾——时,我们心里似乎踏实了许多。坐在老人那温馨而向阳的小屋里,听他讲述着萧红在哈尔滨以及几次到“北平”求学的情况,并随老人一起走访了当年萧红在北京读书和居住的几个处所;拜访了撰写《萧红小传》的作者骆宾基。……对于女作家萧红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都是有着相当重要的“价值”与“突破”!

在同李洁吾一次次的接触中,一种沉重的想法在我们的脑海里渐渐地生成和明确了起来——这是一位当年有恩于萧红,爱国而进步的热血青年,然而却被萧红研究界“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误解和冤屈了几十年!……。因而,在研究“萧军与萧红”的过程与态度上,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真诚待人、待己,仍将是研究者们“必须”的自律准则。

萧红与萧军——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双子星座”的最后“定格”:

萧红:“30年代著名左翼女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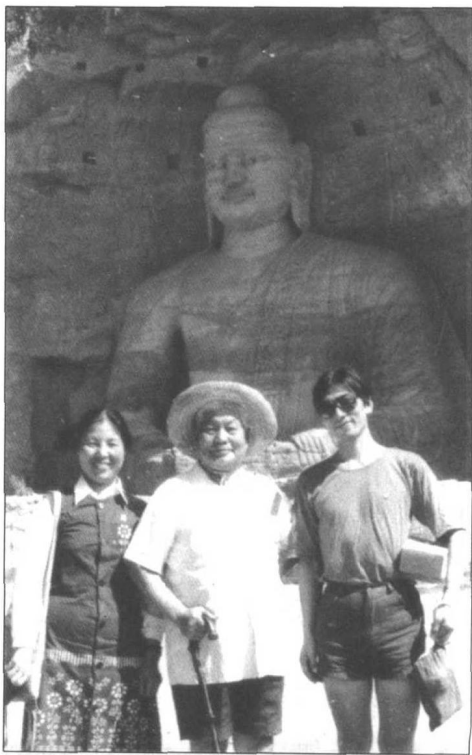
萧军:“有民族气节的革命作家”;

从文学的角度来观照——如果说萧军的作品是“力”的文学,萧红的作品则是

“情”的文学。

萧军曾很有“自知之明”地评价过自己是“一柄斧头”,在人们需要使用他时他们会称赞他,当用过之后,就要抛到一边儿,而且还要加上一句这样的诅咒:“这是多么蠢笨而蛮野的斧头啊!……”——尽管这评价令人“齿冷”且很“悲壮”!萧军确乐观地得出并引伸着这样的“结论”:

“……只有真实的,不怀着其他目的而为人人生合理方面不倦工作的人,他才永久健在,永久像一柄得用的手斧似的被人爱惜着。它不会因为锈蚀而失了价值,也不会为了过度菲薄而半路就把自己崩折了。它永远是那样一斧一斧地斩削着人生的那



萧耘、王建中夫妇与父亲萧军在山西云岗

■ 这或许是萧红与萧军两个人「最后的合影」了，照片的背后写着「1937夏·上海」还标明「6.20」那都是萧军的笔迹。感谢孔罗荪、周玉屏夫妇和他们的儿女，将这张珍藏了65年的照片展示给大家——尽管有些残缺，尤弥足珍贵。



萧军与萧红

些结瘤和弯曲，也就是一斧一斧地把那光洁的坦直的人生建立起来……一直到它应该休歇、应该完结的时候，就自自然然地完结了。同时，就把剩余的钢铁，加进了新的斧头，而继续地执行着它们永久的工作……”

在萧军与萧红共同生活的短短六年里，由于生活的窘迫，住所的不定，政治情势的险恶，战乱而流亡的生涯，以至后来的离异与诀别；再加上萧军三十多年被排

除于“文坛”之外，“文革”之中的屡屡被抄家、迫害……这批照片能够“残存”下来，可真算是“奇迹”了！我们常常为它们担着心，惟恐流传到我们手上时，再有闪失、被损坏、被遗落……

如今要感谢的是：本书的责任编辑韩金英同志和她所在的团结出版社，终于给了读者们一个较为清晰而简约地同萧军与萧红再相识的机遇！

2002年清明时节于北京茂林居

尽管那时期我们的生活是艰苦的，政治、社会……环境是恶劣的，但我们从来不悲观，不愁苦，不唉声叹气，不怨天尤人，不垂头丧气……我们常常用开玩笑的，蔑视的，自我讽刺的态度来对待所遇到的困苦和艰难以至能发生或已发生的危害！这种乐观的习惯性是我们共有的。



拯救萧红



有了自己的家



共命夫妻

萧红是一个时常需要人给予鼓励和打气的人，
 有时候还表现出一种
 孩子气的天真和无忌、单纯、倔强和淳厚。
 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在她的身上没有妻性，所有的是母性和女性，
 因为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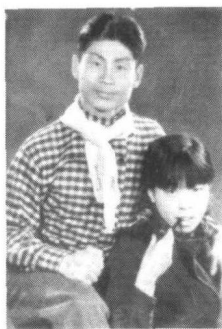
闯入上海“文坛”



拉都路上几春宵



送“萧红赴日”



目 录

◆ 十	◆ 九	◆ 八	◆ 七	◆ 六	◆ 五	◆ 四	◆	◆	◆
极坦白豪爽的人	缘结缘分两自明	要沉下自己的感情	两个心灵隔海相拥	惟一的盼望和乐趣	反叛者的悲剧	空把韶华误请缨	挑战权威的童年	终于有了自己的家	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
.....									
157	145	123	103	079	067	057	051	015	003



道里公园

她初步
给予他的
那一切形象
全不见了
只剩下一颗
晶明的、
美丽的、
闪光的灵魂！

L o v e s k y



救出萧红

被拯救出来的“张乃莹”怀有身孕

1932 年摄于哈尔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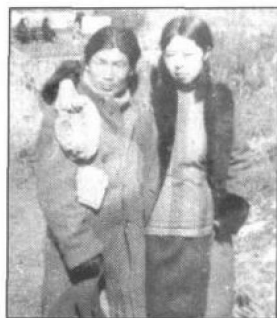
■ 萧红从这里向《国际协报》发出了“求救信”



哈尔滨“东兴顺旅馆”

他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

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他所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初步给予他的那一切形象全不见了！



Zhengjiuzhekemeilidelinghun

一、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

“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
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这是我的义务。”

张乃莹写给《国际协报》的信，老斐也给萧军看过了，他们全知道了她的“处境”。可此时的萧军只有头上几月未剪的头发是富余的，明知是没有半些力量能帮助她，所以在老斐他们约他去她那里时，他全推却了。他又何必那样的沽名的假慈悲呢！



■ 萧红从这里向《国际协报》发出了“求救信”

三天之后，张乃莹又打来了电话，说她想借几本书看，因为她是失去了自由的人，希望能把书送到“东兴顺旅馆”。这一次，萧军接受了老斐的委托，快近黄昏的时刻，他找到了位于道外正阳十六道街的那家旅馆。

他敲了两下门，没有动静，稍待片刻又敲了两下，门扇忽然打开了，一个模糊的人影在门口中间直直地出现了。甬路的灯光是昏暗的，屋内没有灯光，只能看到一个女人似的轮廓出现在眼前，半长的头发散散地披挂在肩头前后，一张近于圆形的苍白色的脸幅嵌在头发的中间，有一双特大的闪亮眼睛直直地盯视着他……他

走进了这个一股霉气冲鼻的昏暗的房间——她拉开了灯，灯光也是昏黄的。

被人软禁在这里的女人，擎举着信纸的双手在明显地颤动……

萧军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女人形象：

她全身只穿了一件原来是蓝色、如今显得褪了色的单长衫，“开气”有一边已裂开到膝盖以上了，小腿和脚是光赤着的，拖着一双变了型的女鞋；……她的散发中间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再就是她那怀有身孕的体形，看来不久就可能到了临产期了。——这就是张乃莹给萧军的“第一印象”。

“我们谈一谈，……好吗？”她说。

“好，请您谈吧！”迟疑了一下，他终于坐了下来，点了点头说。

她很坦率、流畅而快速地述说了她的过去人生经历以及目前的处境……

当他无意中看了她画的一些图案式花纹和一些紫色铅笔写下的字迹，还有仿照魏碑《郑文公》的“双钩”大字和字迹写得很工整的几节短诗……这时候，他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他认为他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

这边树叶绿了，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春天到了。

……

去年在北平，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比青杏还酸！

……

——悄吟

1932年

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他所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初步给予他的那一切形象全不见了，全消泯了……在他面前的只剩下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

他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

“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这是我的义务……”

这就是萧军！

● 萧军救萧红

大约是在松花江发大水之前，1932年的夏天，我丈夫告诉我说他收到了一个女读者的来信，在这信里这个女读者似乎是

指责了老斐，并写了“我们都是中国人”等样的话，老斐觉得很有趣，一边笑着一边说：“在中国人里，还没碰见过敢于质问我的人呢！这个女的还真是个有胆子的人！”后来又听说这个女人因为欠了旅馆很多的债，被困在了旅馆里……这就是后来的作家悄吟（萧红）。

老斐把信交给三郎看过之后，三郎大声地说：“我们要管，我们要帮助她。”我只知道三郎去看望悄吟了，怎么去的？我记不清了。是由老斐写了封“介绍信”，并带上了几册悄吟要借的文艺书籍于7月12日去道外正阳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二楼，一间放杂物的、发着霉气的房间里看到悄吟的。她当时处境很危险，因为欠了旅馆600多元的债，旅馆蓄意将她卖到妓院……

■「左起：第三个窗户，就是当年萧红被困的房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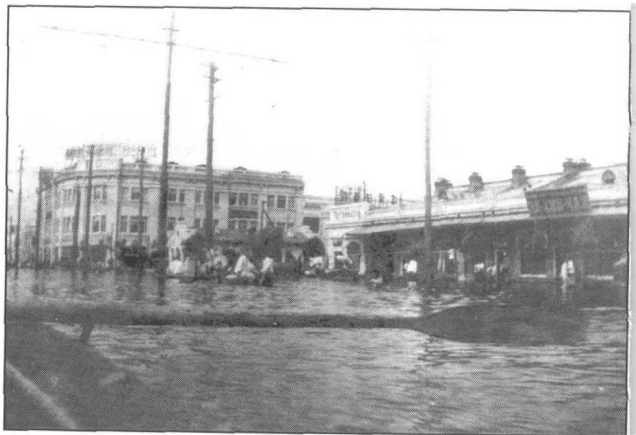


就在我们商量着如何救出悄吟的时候，松花江水暴涨了，哈尔滨道外一片汪洋，人们要乘摆渡才能通行。想起了被困在道外旅馆中的悄吟，大家很焦急。三郎说他自己会游水，也能爬高，身体也结实，能把悄吟救出来……于是大家就同意由他带着香肠和面包赶忙游水到悄吟那里去了。当天，当悄吟到我家来了一些时候了，三郎才赶了回来。而当他游水到旅馆时，悄吟已搭乘一条柴船按照萧军前几天留给她的老斐家的住址先走了。由三郎介绍着，悄吟与我们大家一一相识了，我们也像对待老朋友一样地热情招呼着悄吟一起吃晚饭……。当晚，便安顿她在我家客厅住下了，老斐一再嘱咐家人说：“不要去打搅她，让她安心休息……。”所以我也就很少去客厅，也没和悄吟在一起单独地长时间地谈过话。这时三郎几乎每天都来看望她，看样子两个人很谈得来，三郎一走，悄吟就又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捧着本书在那里读，甚至一天一天的也不出房门外去走动走动，也不太愿意和别人讲话或打招呼……

——黄淑英

悄吟当时穿着一件旧兰布旗袍，脸色苍白，神情也显得有些紧张，光着脚穿着一双半旧的鞋。也许是彼此生疏的缘故吧。

她不太爱讲话。



■ 1932年哈尔滨·松花江发大水之街景

● 住院生产

萧红弥留期曾经对守护她的友人C君说,她在哈尔滨生过一个女孩子,这孩子送给了人。她怀念地沉思着:“但愿她在世界上很健康地活着。大约这时候,她有八九岁了,长得很高了。”

她是反对她的家庭为她所订的“亲事”,因而逃向了北京。可是她的未婚夫——是她所鄙视的、憎恶的人——竟也赶到了北京。她终于在他无耻的、狡猾的纠缠下,而使自己降伏了,而且有了身孕竟被做为“人质”……几乎被陷进可怕的、可耻的、黑色的……无底深渊中!

“民国廿一年秋后,听说她在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生孩子,没钱出院,就在医院里冷冷清清地过了中秋节。后来,孩子就送给医院养活了。”萧红的女友W女士的亲友就是当时那医院的院长,这事情是从那院长家里听到的。而萧红死前怀念的孩子,就是这个因为无钱付住院费而留在医院里的女孩子。

萧红产后身体就衰弱下来了。头痛,脱发,这不能不说是这一两年的流浪而饥饿的生活所种的病根。一切衰弱和疾病,都在这时候显现出来了。

当萧军去看她的时候,她就感觉到发羞一般没有和他打招呼,只是让他坐在她身边。

她明明知道生病是平常的事,可是总



■ 被拯救出来的“张乃莹”是个怀有身孕的女人
——1932年·哈尔滨道里公园

要心酸,好像谁虐待了她似的。那样风雨的夜,那样忽寒忽热独自幻想着的夜。实际上,她也确实被虐待着,因为她交不出住院费,被医生冷漠。一个病人,被医生所冷漠,这不是一种难忍的虐待么?

她向萧军诉苦:“亲爱的,我不能再在这里忍受下去了!不独这枕头和床……就是连一头苍蝇也要虐待我……”

每当她这样诉说的时候,那个倔强而刚毅的人,就感觉到那两只大眼睛就如同两颗过度成熟的葡萄似的,只要有阵风,那泪水就会流淌下来。